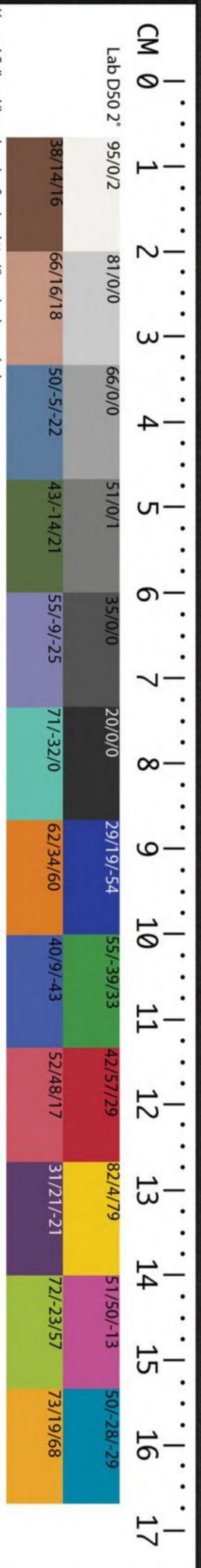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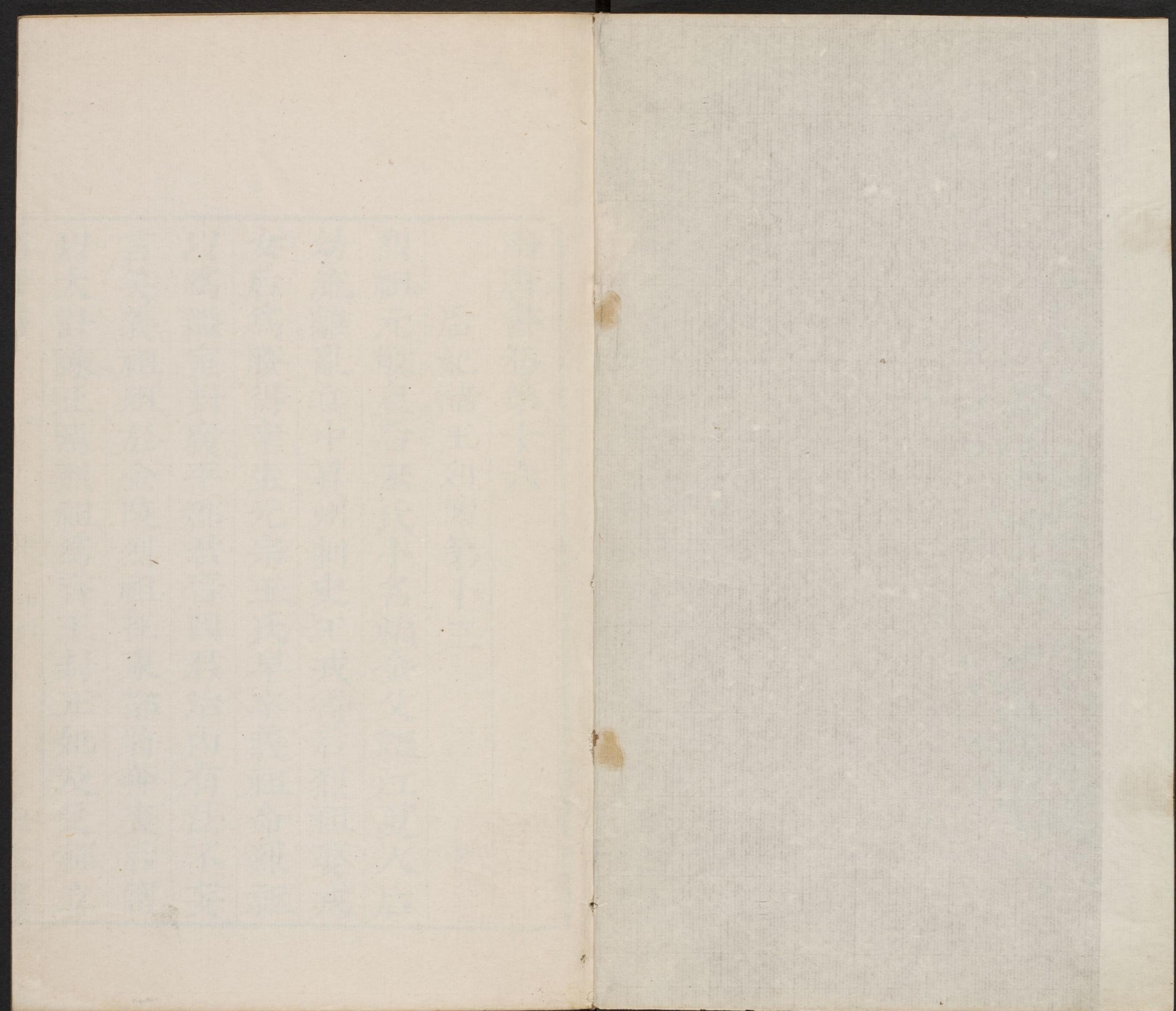


T2609/7134

6





南唐書卷第十六

后妃諸王列傳第十三



烈祖元敬皇后宋氏小名福金父韞江夏人后
幼流離亂兵中昇州刺史王戎得后烈祖娶戎
女后爲媵得幸生元宗王氏早卒義祖命烈祖
以爲繼室封廣平郡君晉國君治內有法不妄
言笑義祖殂於金陵烈祖在東都將奔喪后密
以大計諫止焉烈祖爲齊王封正妃及受禪立

南唐書 一
爲后從容裨贊多所弘益烈祖嘗曰吾息有未
達后已悟矣昇元末烈祖服金石藥多暴怒賴
后以免譴者甚衆及殂中書侍郎孫忌懼魏岑
馮延巳延魯以東宮舊僚用事欲稱遺詔奉后
臨朝聽政后不許曰此武后故事吾豈爲之元
宗卽位尊后爲皇太后保大三年十月卒祔葬
永陵

烈祖後宮种氏名時光性警惠年十六入宮列

唐初不詳

樂部中俄得幸生景邊烈祖以受禪後所得子
甚愛之种氏寵曰盛烈祖性嚴整嘗大怒聲如
乳虎殿門環爲震動左右皆喪魂魄种氏左手
持食右手進匕從容如平時烈祖怒亦頓解他
日烈祖幸齊王宮遇王親理樂器大怒數日未
解种氏負寵輒乘間言景邊才過齊王烈祖正
色曰子有過父教之常禮也若何敢爾叱下殿
去簪珥幽於別宮數月命度爲尼景邊愛亦弛

南唐書 二
終烈祖世獨不加封爵元宗卽位始封景邊保
寧王許种氏就養於景邊宮中封王太妃宋后
挾舊怨屢欲加害元宗力解之乃止

元宗光穆皇后鍾氏父太章事吳爲義祖裨將
義祖謀誅張灝令嚴可求喻太章伏死士二十
輩斬灝於府太章許諾義祖疑其怯夜半往止
之曰僕母老懼事不成欲徐圖之如何太章勃
然曰言已出口豈有可已之理明日遂誅灝後

頗恃功頡頏烈祖疑其難制義祖曰昔者吾赤
族之禍間不容髮使無太章豈有今日富貴耶
奈何以薄物細故疑之乃命以太章次女配元
宗卽后也昇元中封齊王妃元宗卽位立爲皇
后後主卽位爲太后以父名改稱聖尊后后寢
疾後主朝夕侍側衣不解帶藥必親嘗乃進乾
德三年十月卒是日雨沙於金陵後主毀瘠骨
立杖而後能起哀動左右葬順陵

後主昭惠國后周氏小名娥皇司徒宗之女十
九歲來歸通書史善歌舞尤工琵琶嘗爲壽元
宗前元宗歎其工以燒槽琵琶賜之至於采戲
奕棋靡不妙絕後主嗣位立爲后寵嬖專房創
爲高髻纖裳及首翹鬢朶之妝人皆效之嘗雪
夜酣燕舉杯請後主起舞後主曰汝能創爲新
聲則可矣后卽命牋綴譜喉無滯音筆無停息
俄頃譜成所謂邀醉舞破也又有恨來遲破亦

后所製故唐盛時霓裳羽衣最爲大曲亂離之
後絕不復傳后得殘譜以琵琶奏之於是開元
天寶之遺音復傳於世內史舍人徐鉉聞之於
國工曹生鉉亦知音問曰法曲終則緩此聲乃
反急何也曹生曰舊譜實緩宮中有人易之非
吉徵也後主以后好音律因亦耽嗜廢政事監
察御史張憲切諫賜帛三十疋以旌敢言然不
爲輟也未幾后臥疾已革猶不亂親取元宗所

南唐書 四
賜燒槽琵琶及平時約臂玉環爲後主別乃沐浴粧澤自內舍玉卒於瑤光殿年二十九葬懿陵後主哀甚自製誄刻之石與后所愛金屑檀槽琵琶同葬又作書燔之與訣自稱鰥夫煜其辭數千言皆極酸楚或謂后寢疾小周后已入宮中后偶褰幔見之驚曰汝何日來小周后尙幼未知嫌疑對曰旣數日矣后恚怒至死面不外向故後主過哀以揜其迹云

後主國后周氏昭惠后妹也昭惠卒未幾後主居聖尊后喪故中宮久虛開寶元年始議立后爲繼室命太常博士陳致雍攷古今沿革草具婚禮又命學士徐鉉史官潘佑參定文安郡公徐遊評其異同遊多是佑議遂施用之逾月遊病疽鉉懟其不主已議戲語人曰周孔亦能爲厲乎后少以戚里間入宮掖聖尊后甚愛之故立焉被寵過於昭惠時後主於羣花間作亭雕

后主前年作白之
初名改

南唐書 五
鏤華麗而極迫小僅容二人每與后酣飲其中
國亡從后主北遷封鄭國夫人太平興國二年
後主殂后悲哀不自勝亦卒

後主保儀黃氏江夏人父守忠事湖南馬氏爲
偏裨邊鎬入長沙得黃氏納後宮後主見其美
選爲保儀以工書札使專掌宮中書籍二周后
相繼專房燕暱故保儀雖見賞識終不得數御
幸也元宗後主俱善書法元宗學羊欣後主學

柳公權皆得十九購藏鍾王以來墨帖至多保
儀實掌之城將陷後主謂之曰此皆先帝所寶
城若不守汝卽焚之無爲他人得及城陷悉焚
無遺者保儀亦從北遷卒於大梁又有宮人流
珠者性通慧工琵琶後主演念家山破及昭惠
后所作邀醉舞恨來遲二破久而忘之後主追
念昭惠問左右無知者流珠獨能追憶無所忘
失後主大喜後不知所終

烈祖五子宋皇后生元宗楚王景遷晉王景遂
齊王景達种氏生江王景邊

景遷字子通幼警敏讀書一覽輒不忘烈祖輔
吳景遷尙吳公主爲駙馬都尉歷衙內馬步軍
都指揮使海州團練使左右軍都軍使遂以左
僕射參政事留東都輔政時甫成童尋加同平
章事知左右軍使寢疾罷歸金陵爲諸道副都
統以景遂代輔政景遷病逾年竟卒年十九謚

曰定無子初術士皆謂景遷貴不可言故烈祖
在諸子中尤愛之及是始悟術士之妄

景遂仕吳爲門下侍郎烈祖受禪封壽王純厚
夷淡有士君子之操讓皇之喪景遂受命往護
喪事望柩哀慟觀者聳歎烈祖殂元宗以位讓
景遂大臣固持之而止明年又命景遂總庶政
已降詔僉謂不可乃收所下詔久之又以爲太
弟凡太子官屬皆改爲太弟官屬景遂固辭雖

南唐書 七
不得命終恐懼不敢安處乃取老子功成名遂
身退之意自爲字曰退身以見志平居好客善
屬文燕集無虛日贊善大夫張易峭直喜盡言
景遂嘗賦詩頗纖麗易面規之景遂敬納又嘗
怒碎玉杯於坐景遂亟推謝無迕色及易出使
契丹景遂上言力諫以爲易國士也宜夙夜納
誨今使航不測之淵報聘遠夷非國之利元宗
報之曰易固奇士海神當畏之竟遣行景遂在

東宮十三年屢乞歸藩交泰元年三月始改授
天策上將軍江南西道兵馬元帥洪州大都督
太尉尚書令晉王以樞密副使李徵古爲鎮南
節度副使佐之徵古習驕嫚至鎮專恣尤甚景
遂積久不能堪欲斬之而自拘有司左右諫止
初景遂之出鎮也弘冀爲太子弘冀嘗被譴於
元宗有復立景遂之意景遂在鎮亦頗怱怱多
忿譟嘗以忤意殺都押衙袁從範之子弘冀刺

知之乃使親吏持醜遺從範使毒景遂景遂擊
鞠而渴索漿從範毒漿以進之暴卒年三十九
未歛體已潰元宗素友愛聞訃悲悼左右欲少
慰釋之因妄曰太弟初得疾忽語人曰上帝命
我代許旌陽元宗始少解故被醜之事竟不之
知廢朝七日贈太弟謚文成

景達生於吳順義四年是歲大旱烈祖方輔政
極於焦勞七月既望雩而得雨景達以是日生

烈祖喜故小名兩師稍長神觀爽邁異於他兒
烈祖深器之受禪封信王烈祖欲以爲嗣難於
越次故不果烈祖殂景遷已前死元宗稱疾固
讓景遂欲以次及景達承先帝遺意既迫於羣
下之議不得行乃立景遂爲太弟景達自燕王
徙封齊王爲諸道兵馬元帥中書令景達孝友
純至嘗從遊後苑泛舟池中元宗舟覆景達在
他舟初不善泅遽躍入水中負元宗出人以爲

精誠所感性剛正疾惡朝廷嚴憚之帝每召宗室近臣曲宴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輩憑寵笑呼旁若無人景達屢訶詰之復極諫元宗他日宴於東宮延巳愧二弟之命不出於巳欲以虛辭爲德陽醉撫景達背曰爾勿忘我景達不勝其忿拂衣入奏請斬延巳元宗諭解久之乃巳張易語景達曰殿下力未能去羣小而數面折之使之懼而自謀豈易測哉景達悟自是畏禍

遇曲燕輒以疾辭保大末淮南交兵景達以元帥督師陳覺爲監軍使軍政皆決於覺景達署牘尾而已朱元叛壽州陷皆覺爲之景達亦不能詰初出師五萬而俘死亡叛者四萬景達及覺引殘兵歸金陵上還印綬元宗恐其無功自愧乃拜天策上將軍浙西節度使景達不敢當要鎮力辭改撫州大都督臨川牧在鎮十餘年後主嗣位加大師尙書令甚尊禮之卒於鎮年

四十八在烈祖諸子中最爲壽矣贈大弟謚昭
孝遺命留葬江州廬山初景達好神仙道家之
說記室徐鉉獻述仙賦以諷行於世

景邊字宣遠烈祖初受禪以十二月二日爲仁
壽節景邊以是日生故小名仁壽烈祖甚愛之
母种氏得譴宋皇后鞠養景邊如已出元宗嗣
位封保寧王徙封信王出爲虔州節度使簡易
節儉虔人安其政贛令卒尉邵繼良攝令以令

成喪日張樂宴飲景邊立奏黜之每有小過掌
書記孫峴苦言規正之景邊大重之峴卒言及
必流涕厚卹其孤後主立進封江王加兼中書
令元宗後主皆酷好浮屠羣臣化之政事日弛
景邊獨尊六經名教排斥浮屠不少撓在鎮十
一年卒年三十一贈中書令謚昭順

元宗十子弘冀弘茂後主從善從鑑從謙從慶
從信凡八人可見而從慶從信失其官封又二

人并逸其名鍾皇后生弘冀後主從善從謙自弘茂以下皆不知其母

弘冀元宗長子故唐之末民間相傳讖曰東海鯉魚飛上天而烈祖果育於徐氏因信符讖又有讖曰有一真人在冀川開口張弓向左邊元宗欲其子應之乃名之曰弘冀初封東平公徙王南昌元宗嗣位以弟景遂爲兵馬元帥景達爲副元帥誓於烈祖梓宮前約兄弟相傳而出

弘冀留守東都及景遂爲太弟又徙鎮潤州封燕王弘冀爲人沉厚寡言周師陷廣陵吳越亦攻我常州元宗念弘冀尙少不習軍旅事遣使召還都部將趙鐸曰王雖富於春秋然元帥之重衆心所恃忽棄其師而歸則部下必亂歸欲何之弘冀善其言聞於元宗卽日大爲戰守之備部分諸將皆愜服士心元宗使龍武都虞候柴克宏右衛將軍陸孟俊救常州至潤州樞密

南唐書 十二 漢古閣
副使李徵古白以神衛統軍朱匡業代克宏歸
弘冀察克宏有才略謂曰君第前戰吾當拒守
表言克宏決可破賊常州危在旦暮臨敵易將
兵家所忌臣請以身保其功克宏亦感激思奮
馳至常州果大破吳越兵斬首萬級獲其將佐
數十人俘於潤州弘冀以時方艱危悉驅出轅
門斬之人壯其決然元宗以其專誅殺不悅者
久之及太弟景遂力請歸藩而景達爲元帥奔

潰南歸獨弘冀有功遂立爲太子參決政事元
宗仁厚羣下多縱弛至是弘冀以剛斷濟之紀
綱頗振起而元宗復怒其不遵法度一日怒甚
以打毬杖笞之曰吾行召景遂矣弘冀大懼故
景遂遇醜語在其傳元宗旣請盟於周以在位
久恥於降屈屢遣使請於世宗欲傳位弘冀使
爲大國附庸世宗賜書力止之其詞曰皇帝致
書敬問江南國王茲睹來章備形縛旨敘此曰

者係義祖作睹

傳讓之意述向來高尚之心仍以數載以來交兵不息備陳追悔之事無非克責之辭雖古者省咎責躬因災致懼亦無以過也況君血氣方剛春秋鼎盛爲一方之英主得百姓之驩心豈可高謝君臨輕辭世務與其慕希夷之道孰若懷康濟之誠且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昔之聖哲所不能逃苟盛德之日新斯景福之彌遠諒惟英敏必照誠懷書詞溫潤略似敵國元宗乃已

世宗遣使至亦別賜弘冀國信以爲常顯德六年七月弘冀屬疾數見景遂爲厲九月丙午卒有司謚曰宣武句容尉張洎上書謂世子之德在侍饁問安今標顯武功垂示後世非所以防微杜漸也洎知元宗猶銜弘冀專殺事其說蓋出於揣摩元宗果大以爲然改謚曰文獻而洎由此進用

弘茂字子松元宗第二子幼穎異善歌詩格調

清古年十四爲侍衛諸軍都虞候封樂安公騎
射擊刺皆精習又領兵職然不喜戎事每與賓
客朝士燕遊惟以賦詩爲樂初弘冀剛嚴人多
憚之故時望歸弘茂保大九年七月卒追封慶
王弘茂之幼有異僧言人壽夭禍福多驗元宗
使視弘茂僧書九十一字以獻及卒年一十九
從善字子師元宗第七子器度凝遠封紀國公
使周會帝卽位厚其禮遣翰林學士王著送之

初從善與鍾謨相附結謨輒請以從善爲嗣元
宗雖不從然意亦自愛從善其遷南都也使主
扈從諸軍元宗殂未御梓宮從善輒從徐遊求
遺詔遊厲色拒之至金陵具以事聞後主素友
愛略不以介意愈加輯睦進封韓王及貶制度
降南楚國公開寶四年遣朝京師太祖已有意
召後主歸闕卽拜從善泰寧軍節度使留京師
賜甲第汴陽坊封其母凌氏吳國太夫人後主

南唐書 十五
聞命手疏求從善歸國太祖不許以疏示從善
加恩慰撫幙府將吏皆授常參官以寵之而後
主愈悲思每憑高北望泣下霑襟左右不敢仰
視由是歲時遊燕多罷不講常製却登高文曰
玉笋澄醪金盤繡餽茱房氣烈菊蕊香豪左右
進而言曰惟芳時之令月可籍野以登高矧上
林之伺幸而秋光之待褒乎予告之曰昔予之
壯也意如馬心如猿情槃樂恣驩賞忘勞惰心

二
初
本
改
三
本
作
三

志於金石泥花月於詩騷輕五陵之得侶陋二
秦之選曹量珠聘妓紉絲維艘被牆宇以耗帛
論丘山而委糟年年不負登臨節歲歲何曾捨
逸遨小作花枝金剪菊長裁羅被翠爲袍豈知
萑葦乎性忘長夜之靡靡宴安其毒累大德於
滔滔今予之齒老矣心悽焉而怛怛愴家艱之
如燬縈離緒之鬱陶陟彼岡兮跂予足望復關
兮睇予目原有鴿兮相從飛嗟予季兮不來歸

空蒼蒼兮風淒淒心躑躅兮淚連沍無一驩之
可作有萬緒以纏悲於戲噫嘻爾之告我曾非
所宜從善妃屢詣後主號泣後主聞其至輒避
去妃憂憤而卒國人哀憐之國亡改授右神武
大將軍太平興國初改右千牛衛上將軍雍熙
四年卒年四十八

從鎰元宗第八子初封舒國公改封蔣太祖親
征揚州李重進遣從鎰朝行在進封鄧王出鎮

宣州後主宴餞綺霞閣與近臣俱賦詩而後主
自爲序及貶制度降江國公太祖以不朝來討
後主遣從鎰貢帛二十萬疋白金二十萬斤大
兵悉已南渡從鎰留京師館懷信驛捷奏至百
僚稱賀閣門趣隨班入邸吏亦謂當有貢獻其
介潘慎修以爲國被討瀕亡而使者旅賀非禮
但奉方物以待罪太祖嘉其知禮爲易供帳加
賜牲餼上樽命知制誥李穆送從鎰歸國諭指

物下使知李穆送從鎰歸國諭指

後主下沈胡李字
五子

沈胡李字進字

不知沈胡李字

令後主亟自歸仍命曹彬等緩攻以俟之而後
主卒不行以至城陷從鑑從後主北歸改名從
浦卒

從謙元宗第九子數歲為奕棋詩有思致後主
賞歎之歷封鄂國公宜春王進吉王及貶制度
降鄂國公歸朝為右神武大將軍淳化五年九
月以本官出為安遠行軍司馬後不知其所終
從慶失其官封

從信逸其行實

後主二子仲寓仲宣皆昭惠周后所生

仲寓字叔章初封清源郡公國亡北遷宋授右
千牛衛大將軍居後主喪哀毀逾制太宗臨之
遣使勞問終喪賜積珍坊第一區久之自言族
大家貧求治郡拜郢州刺史在郡以寬簡為治
吏民安之淳化五年八月卒年三十七子正言
好學亦早卒於是後主之後遂絕初江南聞後

南唐書 十八
主凶問父老皆巷哭及是其嗣續殄絕遺民猶
爲之興悼云

仲宣小字瑞保與仲寓同日受封仲宣封宣城
公三歲誦孝經不遺一字宮中燕侍合禮如在
朝廷昭惠后尤愛之宋乾德二年仲宣纔四歲
一日戲佛像前有大琉璃燈爲猫觸墮地劃然
作聲仲宣因驚癘得疾竟卒追封岐王謚懷獻
時昭惠后已疾甚聞仲宣天悲哀更遽數日而

絕

南唐書卷第十七

雜藝方士節義列傳第十四



吳廷紹爲太醫令烈祖因食飴喉中噎國醫皆
莫能愈廷紹尚未知名獨謂當進楮實湯一服
疾失去馮延巳苦腦中痛累日不減廷紹密詰
厨人曰相公平日嗜何等對曰多食山雞鷓鴣
廷紹曰吾得之矣投以甘豆湯亦愈羣醫默識
之他日取用皆不驗或扣之答曰噎因甘起故

南唐書 一
以楮實湯治之山雞鷓鴣皆食烏頭半夏故以
甘豆湯解其毒耳聞者大服

潘辰往來江淮間自稱野客嘗依海州刺史鄭
匡國不甚見禮館之馬廐旁一日從匡國獵近
郊匡國妻行至廐中因視辰所居四壁蕭然葦
席竹筥而已發筥覩二錫丸亦頗怪之辰歸大
驚曰何物婦人觸吾劔賴吾攝其光芒不然身
首殊矣或以告匡國匡國竦然曰殆劔客也求

學其術辰曰姑一試之乃俱至靜院探懷出二
錫丸置掌中俄而氣出指端如二白虹旋繞匡
國頸有聲錚然匡國汗下如雨曰先生之術神
矣觀止矣辰笑引手收之復爲錫丸匡國表薦
於烈祖召居紫極宮數年卒

李冠善吹洞簫悲壯入雲元宗將召之會軍旅
事興不暇司徒李建勳亦知音絕歎賞之冠輒
不遇周顯德中北遊梁宋每醉輒登市樓長嘯

後不知所終

某御厨者失其姓名唐長安舊人也從中使至江表未還聞崔胤誅北司遂亡命而某留事吳及烈祖受禪御膳宴設賴之略有中朝承平遺風其食味有鷺鷥餅天喜餅馳蹄餽春分餽密雲餅鎗糟炙瓏璫餽紅頭簽五色餛飩子母饅頭舊法具存

申漸高優人昇元中爲教坊部長時關征苛急

頭沈胡存作餽

屬畿內旱一日宴北苑烈祖顧侍臣曰近郊得雨獨都城未雨何也得非刑獄有寃乎漸高遽進曰大家何怪此乃雨畏抽稅故不敢入京爾烈祖大笑明日下詔弛稅額信宿大雨霑洽周本自吳時有威望烈祖慮其難制因內宴引鳩酒賜本本覺之輒取御杯均酒之半以進曰願以此上千萬壽庶明君臣一心烈祖失色左右莫知所爲漸高託俳戲舞袂升殿曰勅賜臣

漸高併飲之納杯懷中而出烈祖密遣中人持藥解之不及腦裂而卒至元宗時又有李家明亦優人宋齊丘止一子輒歿悲哭踰月齊王景達勉之不從家明曰是易喻爾作紙鳶大書其上曰一子不能捨如讓皇百口何縱之墜其第中齊丘取觀爲拭淚而止元宗失江北遷豫章龍舟至趙屯舉酒望皖公山曰好青峭數峰不知何名家明對曰此舒州皖公山也因獻詩曰

校他胡本作收於誤

皖公山縱好不落御觴中元宗太息罷酒去

譚紫霄泉州人幼爲道士初有陳守元者亦道士劔地得木札數十貯銅盎中皆漢張道陵符篆朱墨如新藏去而不能用以授紫霄紫霄盡能通之遂自言得道陵天心正法効鬼魅治疾病多效閩王王昶尊事之號金門羽客正一先生閩亡遁居廬山棲隱洞學者百餘人武昌節度使何敬洙嘗殺女奴投尸井中人無知者遇

疾召紫霄中夜被髮仗劍考治見女厲自訴詰
旦屏人以語敬洙乃丹篆符遣之疾卽愈廬山
僧闢路有大石堅不可鑿紫霄往視曰此固易
爾索杯水喫之命工施鑿應手如粉後主聞其
名召見賜官階辭不受俄無疾卒年百餘歲今
言天心法者祖紫霄

史守沖潘辰皆不知何許人烈祖嘗夢得神丹
旣覺語左右欲物色訪求而守沖適詣宮門獻

丹方辰亦以方繼進烈祖皆神之以爲僊人使
鍊金石爲丹服之多暴怒羣臣奏事往往厲聲
色詰讓嘗以其藥賜李建勳建勳乘間言曰臣
服甫數日已覺炎躁此豈可常進哉烈祖笑曰
孤服之已久寧有是事諫者皆不從俄而疽發
遂至大漸臨終謂元宗曰吾服金石求長年今
反若此汝宜以爲戒也

取先生者父雲軍大校取少爲女道士玉貌烏

爪常著碧霞帔自稱比丘先生始因宋齊丘進嘗見宮婢持糞埽謂元宗曰此物可惜勿令棄之取置鑊中烹煉良久皆成白金嘗遇雪擁鑪索金盆貯雪令宮人握雪成錠投火中徐舉出之皆成白金指痕猶在又能燭麥粒成圓珠光彩粲然奪真大食國進龍腦油元宗祕愛取視之曰此未爲佳者以夾縑囊貯白龍腦數斤懸之有頃瀝液如注香味逾於所進遂得幸於元

宗有娠將產之夕雷雨震電及霽娠已失矣久之宮中忽失元敬宋太后所在取亦隱去幾月餘中外大駭有告者云在都城外二十里方山寶華宮元宗亟命齊王景遂往迎太后見與數道士方酣飲乃迎還宮道士皆誅死取亦不復得入宮中然猶往來江淮後不知所終金陵好事家至今猶有取先生寫真云

古史官書忠義孝行列女各爲傳南唐偏方短

世又史牒放逸不能盡見撫其僅可書者合爲節義傳

段處常失其鄉里家世保大中爲兵部郎中周
侵淮南元宗命處常浮海使契丹乞援處常爲
契丹陳利害甚辨契丹本通南唐徒持虛辭利
南方茶藥珠貝而已至是了無出師意而留處
常不遣處常怨其無信誓死國事數面請虜主
虜主亦媿其言優容之以病卒於虜

趙仁澤失其鄉里家世保大中爲常州團練使
周人來侵吳越乘間出兵攻常州仁澤戰敗被
執歸之錢唐仁澤見吳越王不拜責之曰我烈
祖皇帝中興首與先王結好質諸天地王今見
利忘義將何面目入先王廟乎吳越王怒以刀
抉其口至耳丞相元德昭嘉仁澤之忠以良藥
傳瘡獲愈後不知所終

張雄失其鄉里家世周人來侵淮南民自相結

爲部伍以拒周師謂之義軍而雄所將最有功
元宗命爲義軍首領及割地徙之江南歷袁汀
州刺史後主見討保大中舊將無在者乃擢雄
統軍使雄謂諸子曰吾必死國難爾輩不從吾
死非忠孝也諸子泣受命與田欽祚戰於溧水
敗績他將皆遁士卒死者萬餘人雄與其子力
戰俱死不同行者亦死於它陳父子八人無生
存者時金陵已危蹙不復議贈卹國人哀之

陳褒江州德安縣人唐元和中給事東京之後
十世同居長幼七百人不置奴婢日會食堂上
男女異席未冠笄者別又爲一席畜犬百餘其
以一船貯食飼之一犬不至則羣犬皆不食築
書樓延四方學者鄉隣化其德獄訟爲之衰息
昇元初州以聞詔復徭役表門閭同時見旌者
尚數家皆五世同居云
永興公主烈祖女也嫁吳睿帝太子璉及禪代

宋齊丘請離婚烈祖不聽公主自以爲吳室冢婦而國亡中懷憤悒聞人呼之爲公主輒悲傷流涕烈祖愧之乃以璉爲中書令池州節度使璉卒公主哭之過哀亦感疾卒

余洪妻鄭氏洪爲閩將唐師下建州裨將王建封得鄭氏以其有色而自持堅貞不撓不敢犯獻之大將查文徽文徽欲納之鄭大罵曰王師弔伐當褒錄節義以表勵風節建封出行伍尚知見憚君元帥也乃欲爲禍首耶文徽大慚亟訪其夫歸之

吳媛浚儀人唐史官兢之後父志野義不仕梁南遊吳遂家廬陵媛適段甲生子未晬段卒父母以媛少議嫁之媛務面自誓事舅姑極備敬謹教所生子爲善士韓熙載使江南表其節云

南唐書卷第十八

浮屠契丹高麗列傳第十五

嗚呼南唐偏國短世無大淫虐徒以淺衰而亡
要其最可爲後世監者酷好浮屠也初烈祖輔
吳吳都廣陵而烈祖居建業大築其居窮極土
木之工旣成用浮屠說作無遮大齋七會爲工
匠役夫歿者薦福俄有胡僧自身毒中印土來
以貝葉旁行及所謂舍利者爲贄烈祖召豫章

龍興寺僧智玄譯其旁行之書又命文房書華嚴論四十部奩帙副焉并圖寫製論李長者像班之境內此事佛之權輿也然烈祖未甚惑後胡僧爲姦利逐出之國人則寢已成俗矣及其末年溧水大興寺桑生木人長六寸如僧狀右袒而左跪衣械皆備其色如純漆可鑑謂之須菩提縣提置龕中以仁壽節日來獻烈祖始大驚異迎置宮中奉事甚謹其徒因夸以爲感應

械在依前本作械

而識者按譙氏五行書知且有大喪不三月烈祖殂及元宗後主之世好之遂篤幸臣徐遊專主齋祠事羣臣和附惟恐居後宮中造佛寺十餘出金錢募民及道士爲僧都城至萬僧悉取給縣官後主退朝與后頂僧伽帽服袈裟課誦佛經胡跪稽顙至爲瘤贅手常屈指作佛印僧尼犯姦淫獄成後主每曰此等毀戒本圖婚嫁若冠笄之是中其所欲命禮佛百而捨之奏灰

刑日適遇其齋則於宮中佛前燃燈以達旦爲
驗謂之命燈未旦而滅則論如律不然率貸歿
富人賂宦官竊續膏油往往獲免上下狂惑不
恤政事有諫者輒被罪歙州進士汪渙上封事
言梁武惑浮屠而亾陛下所知也奈何効之後
主雖擢渙爲校書郎終不能用其言開寶初有
北僧號小長老自言募化而至多持珍寶怪物
賂貴要爲輿助朝夕入論天宮地獄果報之說

後主大悅謂之一佛出世服飾皆縷金絳羅後
主疑其非法答曰陛下不讀華嚴經安知佛富
貴因說後主多造塔像以耗其帑庾又請於牛
頭山造寺千餘間聚徒千人日給盛饌有食不
能盡者明旦再具謂之折倒蓋故造不祥語以
搖人心及王師渡江卽其寺爲營又有北僧立
石塔於采石磯草衣藿食後主及國人施遺之
皆拒不取及王師下池州繫浮橋於石塔然後

知其爲間也金陵受圍後主召小長老求助對
曰北兵雖強豈能當我佛力登城一麾圍城之
師爲小却後主真以爲佛力合掌歎異厚賜之
下令軍民皆誦救苦苦薩聲如江濤未幾梯衝
環城矢石亂下如雨倉皇復召小長老稱疾不
至始悟其姦殺之羣僧懼併坐誅乃共乞授甲
出鬪歿國難後主曰教法其可毀乎弗許及國
亾後主入朝過臨淮往禮普光王塔施金帛猶

以千計其後弟從鎰之子祝髮爲僧名惟淨景
德祥符中天下治安西域獻佛書甚衆惟淨博
聞通梵學繙譯精審莫能及者積官試光祿卿
譯經三藏亦南唐之餘習云

契丹事見唐書本傳及五代史四夷附錄今取
其事之繫南唐者爲傳

烈祖昇元二年契丹主耶律德光及其弟東丹
王各遣使以羊馬入貢別持羊三萬口馬二百

商唐書 四
匹來鬻以其價市羅紈茶藥烈祖從之於是翰
林院進二丹入貢圖詔中書舍人江文蔚作贊
其詞曰皇帝建西都之歲神功邁於三古皇風
格於四裔華夷咸若駿奔結軌粵六月契丹使
梅里捺盧古東丹使兵器寺少令高徒煥奉書
致貢咸集都邑公卿庶尹拜手稽首稱賀以爲
文德所服受命之符也若迺鴻荒以降驟步相
侔耀武以信威有所不及任筭以御物有所不

從詩頌太原之師則用伐矣漢開朔方之地則
崇力矣若我宣猷大麓儷德無私刑于朝廷以
及于荒服旃裘左衽捧日分光殊方異產充庭
納賚曰垂衣裳而天下治斯之謂矣有司紀美
烈於績事傳曰主上明聖而德不聞有司之過
也臣職在翰墨親覩隆平敢獻贊曰赫矣聖武
纂堯之緒要荒之長駿奔臣附伏波之柱單于
之臺遺鏃徒費獻琛靡來我后穆穆我網恢恢

重譯曰貢皇哉唐哉四年德光遣使獻馬百匹
於是烈祖遣通事舍人副四方館事歐陽遇借
鴻臚少卿使契丹假道於晉高祖不可遇及境
而復元宗嗣位遣使者公乘鎔航海繼好既至
而契丹主元欲被殺弟述津遺元宗書曰大契
丹天順皇帝謹致書大唐皇帝闕下貴朝使公
乘鎔等自去秋以達東京海岸適遭國禍今年
二月二十六日部署一行并諸儀物兵鎧已至

燕京茲蒙敦念先朝踐修舊好旣增摧痛又切
感銘貴國長直官王朗陳篆取開道先回用附
咨報公乘鎔等已遣伴送使陳植等同回止俟
便風卽令引道而公乘鎔亦以蠟封帛書其詞
曰臣鎔自去年六月離罌油七月至鎮東關遣
王朗奉表契丹九月乃有番官夷離畢部牛車
百餘乘及鞍馬治路置頓十月至東京留三日
契丹主遣閑廐使王廷秀稱詔勞問兼述泰寧

王燕王九月同行大事元欲卽世母妻併命又
遼東以西水潦壞道數百里車馬不通今年正
月方至幽州館於愍忠寺先迎御容入宮言元
欲識唐皇帝面乃引見如舊儀問國書中機事
臣卽述奕世歡好當謀分裂之事契丹主喜問
復有何事臣云軍機別有密書契丹主接置袖
間乃云吾與唐皇帝一如先朝往來因置酒合
樂又諭臣曰使人遠泛巨海而至不期骨肉間

倏起此事道路所聞必亦憂恐手斟一玉鍾酒
先自啜乃以勸臣令飲醕自旦至日晡始罷自
是數遣使宣勞三日一賜食謹遣王朗齋骹號
子歸聞奏骹號子不知何等語也初宋齊丘謀
間晉會契丹使燕人高霸來聘歸至淮北唐陰
遣人刺殺之霸有子乾從行匿之濠州於是契
丹頗信以爲霸之歿出於晉人保大十二年述
律遣其舅來夜宴清風驛起更衣忽仆於地視

南唐書 卷之十八
之失其首矣厚賞捕賊不得久乃知周大將荆
罕儒知契丹使至息遣客刺之以間唐乃下令
能得吾枕者賞三百緡俄有劔客田英得之卽
給賞如約仍屏人語之曰能得江南番使頭賞
三千緡英果得之自是唐與契丹遂絕及世宗
兵出淮南勅暴我罪曰蠢爾淮甸敢拒大邦跋
扈飛揚垂六十載幸累朝多事與北虜交通厚
起戎心誘爲邊患所罪狀我雖非一然首以通

三史胡年作二

契丹爲興師之名方石晉以父事契丹而契丹
每以兄事南唐蓋戎狄習見唐之威靈故聞後
裔在江南猶尊之不敢與他國齒南唐亦頗恃
以自驕其實相結約撓中原皆虛辭非能爲南
唐助也

高麗事具唐書及五代史四夷附錄今書南唐
所載異聞及高麗通南唐之見於傳記者
高麗至五代初國名曰大封其王高氏名躬乂

躬又晚年果於誅殺吳順義二年當梁之龍德二年為海軍統帥王建所殺建自立去大封之名復稱高麗以開州為東京平壤為西京吳天祚二年當晉之天福元年敗新羅百濟於是倭耽浮驩於羅鐵勒東夷諸國皆附之有二京六府九節度百二十郡內列十省四部官朝服紫丹緋綠青碧青碧以年序遷綠以上選才能賜之俸祿賦以田租尚冠禮略如古制婚姻男女

原史切在仙原子物誤

執手自相媒許俗重匾頭生男旦旦按壓其首惟恐不匾也昇元二年遣使來貢方物所上書稱牋大略云今年六月內當國中原府入吳越國使張訓等回伏聞大吳皇帝已行禪禮中外推戴即登大寶者伏惟皇帝陛下道契三無恩涵九有堯知天命已去即禪瑤圖舜念歷數在躬遂傳玉璽逮夙惟庸陋獲託生成所恨沃日波遙浮天浪闊幸遇龍飛之旦阻申燕賀之儀

無任歸仁戴聖鼓舞激切之至儀式如表而不
稱臣烈祖御武功殿設細仗見其使自言代主
朝覲拜舞甚恭宴於崇英殿出龜茲樂作番戲
召學士承旨孫忌侍宴三年又遣其廣評侍郎
柳勳律來貢方物其後史冊殘缺來與否不可
攷矣

是書凡馬令胡恢陸游三本先輩云馬胡
詮次識力相似而陸獨適邁得史遷家法

今馬本盛行胡本不傳放翁書一十八卷
僅見于鹽官胡孝轅秘冊函中又半燼於
武林之火庚午夏仲購其焚餘板一百有
奇斷餘不能讀回簡家藏抄本訂正附梓
於全集逸稿之末至若與馬玄康異同繁
簡已詳見胡沈兩公跋語云湖南毛晉識

十年二月二十三日即辛酉正月十六日購于杭州抱經堂



南唐書

卷之十四

汲古閣

